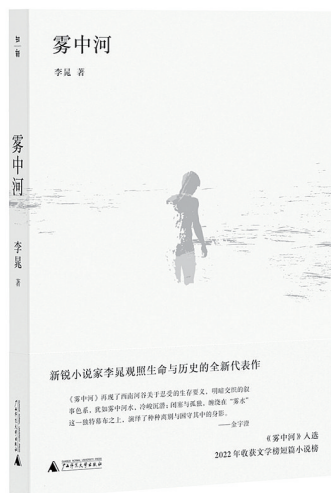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雾中河》的“雾水世界”

任 芳



《雾中河》 李晔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3年4月出版

《雾中河》是新锐作家李晔照生命与历史的新小说集，他用简单、克制的语言，在他擅长的人性幽暗的地带展开叙事，通过呈现雾水人的处境，挖掘他们的困境，就像他构建的“雾水”，既是小说的背景，也是关于生存的隐喻性叙事。

“雾水”的变与不变

小说集《雾中河》里，《雾中河》《集美饭店》《风过处》等短篇都以“雾水”这个地名为背景展开，而作为地理意象的“雾水”，这些年一直被作者反复书写，“‘雾水’这一系列的写作，是这六七年来我小说写作的一个方向，实际上‘雾水’这个地名出现得更早，十年以前就出现在小说里，只是逐渐确立它，是这几年来事。”作者自觉地在建构一个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，隐约地指向他曾经熟悉的生活之地——充满雾气与河流的西南河谷一带。但与其说，“雾水”是他多次描摹、追忆的地方，不如说，它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一个小说的背景素材，而成为一种象征和意象。

在这样特定的南方场景中，所有人物都被置身于此，“雾水”——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建造水电站的地方，也更具体的说，是一个不断在时代裹挟中的地域。而这个地域，既是真实的，也是虚构的。

作者像是影片导演，主导着镜头，指引我们看向这里的宽阔处与细微处，而我们像是游客，一次又一次走进这个地方。“老五记得离开船上那天是个清晨，雾正浓，不是夏天里河谷地带的薄雾，而是秋天铺天盖地的大雾，整个镇子都笼罩在白蒙蒙的雾气里，秋天了。”第一个短篇《雾中河》中的一句，几乎让整部小说都包裹在这样一种如梦、潮湿、多变的气质中，而或许正是这样的气质，让“雾水”充满了意外、死亡和模

棱两可的生存状态。

从《雾中河》到《风过处》，不断有人死亡，有的因为自然意外，有的是无法解开的悬疑谜团，这些灰暗的死亡张力，让故事在平静的外表下，有着暗暗的潜流，如同作者笔下安静如巨蟒一般的河流。这些意外和谜团，并非是单纯的虚构，它夹杂着作者固定的一段生活经验，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随处都可能见到的真实。因此，小说提到水电站、码头、新建的高速路和大桥，就勾勒出一个包裹在时代中的小镇：新的事物在不断涌进来，船只从木船变成了皮划艇，旅店变成了民宿，打捞队从救人捞尸变成了捞鱼贩卖……

雾水的在地性与现代文化交织着，表现出中国地域上普遍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作者用冷静的叙述笔调，用老五、女人、老三、美周等的视角，带领读者进入“雾水”的现场。一个散发着灰色调的土地，作者将自己对它的感知转化为记忆，加入想象与加工，让我们有了沉浸式的现场体验。“雾水”在变化，它慢慢地趋向多元，外来的人经过，停留，本地的人发展了新的活计，普通人在崭新的组织里开始有了权力……构皮滩有了新建的水电站，死亡变得不太一样，老五的孩子二十多年前在老鹰岩被找到，那时候用的是木船，而这次要找的孩子，在新建的水电站用皮划艇找到，但这里的死亡依然不变——“这条河每年都收人。”而这条被雾水人叫做江的河流，从安静、无辜，变得“黑漆漆的，又沥青般泛出光亮，像团恶水了”。只是河水依然流淌，亘古不变，而亲历的人，老五，打算放弃守船了。

老五的放弃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这个小镇，还留存着一些古老的仪式，展示着对生命的敬畏。孩子被找到后，船上响起鞭炮声，暗示着一种迎接，事后，吴大拉过老五，表示要请师傅驱一驱、祭一祭。文本中散落的民俗景观，严丝合缝地契合着自然景观，由此雾水成了作者对传统与现代观照的重要场域，经由一个乡土“雾水”从而中国的书写。

如果说，外部环境的变化，建筑、行业的更替，是“雾水”之变，那么观念的变化，给这个小镇带来根本性的改变，也维系着这个小镇的“不变”。孩子接上岸后，老威等不及出活做生意，没有多等两天。“哪有这么邪祟，老子才不信。”让人心惊肉跳的是，雾水的河又“吃”了一个年轻人。死亡的方式都原始极了，不像是现代都市社会发生的。这里是西南地带，安静，拥有着尚未被现代文明开发的美丽风光，故事对现代人来说却显得有点蛮荒，充满了落差般的离奇张力。老五这一代人，同吴大一

样，打捞尸体的钱，是不会收的。他们的行为方式背后是传统中国人道德精神的认同，他们有自己的信仰。但年青一代，用现金赔付生命的消逝后，依然要用皮划艇去捕鱼出活。

小说简约的文字背后，不乏“雾水”的野性，老威被人用原始而蛮力的方式，用标枪射中了眼睛。这也许就是“雾水”之为“雾水”的地方，充斥着野性的、原始的力量，也逐渐被一些新事物所消弭着，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之间，唯有平静的河流下暗潮汹涌，大雾弥漫在灰暗的每一处。

世间的盐与大地的咸味

熊秉明论罗丹的雕塑，说那些在世间的盐一样的人。李晔在《雾中河》中记下的人物，正如同大地上的盐，他们艰涩而又日复一日地活着。他们的人生，是咸涩的。他们的生活不完美，也不成功，有缺憾，有失落，也有破碎。

这里的一切犹如一幅雾中风景——人物面目模糊不清，无法记住他们的长相，作者也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在描述人物的五官、造型上，他们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。他们很多都以老五、老三等这样的称呼替代。这些人物不是单独的，我们身边所有人都有他们的影子。在历史叙述和宏大视角的缝隙里，书写普通人生活的截面，而让整部小说有了一种普遍性，它不再仅仅局限于“雾水”的地域性的经验，而涉及到更为广泛的人性的处境。在一次对谈中，李晔说：“虽然小说是从小处写起，但要写出具体人物背后的一个大的生存地带，这是我目前感兴趣的地方。至于‘残酷现实主义’，我想是可以把‘残酷’去掉的，‘现实’本身就包含了这一选项，对不少人来说，这可能是唯一的选项。”

正如作者所言，描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，在他构建的“雾水”，展示了当地人内在的基本情绪和外在的生存氛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作者回望、想象与书写，并非在记忆里重建一个故乡，因为故乡并非是他的乌托邦。

“雾水”展开的生活图景，在一个个遭遇不幸的个体上展现。作者并没有用精细的结构去建造故事的大楼，而是呈现了生活本身，呈现了人的状态本身。澡堂里的男人，因为一点朦胧的情愫，失去了自己存款，这存款里，包含了厂里赔付的手伤钱；裁缝店的女人，守着儿子，度过了无数个枯寂的白天和夜晚；陈阿姨在龙卷风来的那天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；老三的小卖部前，有人离奇死亡……生活之流向着我们每个人涌现。这样的生活并非甜美，而是充满了涩味。读者和作者一样，需要接受这些残酷的生

命真相，接受生命真实的严峻考量。

作者在小说中，多用第三人称叙事的方式，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亲历者，他在书写时就面对这些真实，而并非像艾略特所说的，“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”。这里的人物，有冲突、有纠缠，有血缘、有依偎，有暴力，也有意外，这里的人，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。作者专注地审视着他们不同的生命形态，看他们自己的命运里沉浮。他们是时代的烟尘中，容易被淹没的一群人。

作家如导演般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机位的一个镜头前，缓缓移动，带着读者观看前景、细节，看到人与“活着的事”，甚至把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无法准确命名，甚至秘而不宣的部分。他们之中，大部分是单身的个体，老五失去了妻子和孩子，集美饭店的女人失去了父亲，《风过处》的女人失去了孩子……这些社会边缘人，普遍显示出一种孤独、空虚的生存处境。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理创伤与心理创伤，面对复杂的生活，常常付出更大的生活代价。作家笔下的人，他们不反抗，甚至也不挣扎，每个人都承担着属于自己的命运。也由此，所有的文本都没有剧烈的情节，也没有大时代的强烈景观，更没有宏大的话语。真实而幽微的现实，有时候用最日常的对话构成，有时候散落在花匠、王老三这些人身上，他们身上，传递出了生活的锐度、个体的孤独感，甚至一些无法归类、无法名状的寂寥和无力感。这种书写，既是现实，也是作者对个体生存处境与终极意义的关注。

在“雾水”，生活并不是甜的。苦辣酸甜，是人生的况味，他们有苦，也有辛酸，更多的是一种充斥着日常的“咸味”，它是属于生活本身的底色。无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，还是80年代，或是当下，正是诸如此类的普通人，他们的茫然、虚无与悲哀被曝光在日头之下，析出带着咸味的结晶体，积淀在了历史的底层。小说集《雾中河》让人想起绝望的纪德，有青年寄信给他他说世界有希望，纪德说，这样的话就是大地的咸味。而如《雾中河》中的任何一个人

一样，他们担着自己的命运，活着。而活着本身，就是生命的希望。我们也能借此小说集，与写作者一起在生死之间，懂得一点活着的意义。

